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校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六

總序

古者建侯分土皆有臣吏 若有虞庖正有仍牧正之比 夏商以往

其詳蓋闕周王之制始以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為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

其君而國皆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陪之職多擬王室其見於春秋者魯

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太宰皆卿官也祝宗十史之

職大祝掌祠祀宗人掌禮太卜掌三筮太史掌記事諸國皆有但不備見於經爾魯太史之外復有外

史又有工正掌車服隧正主役徒周人掌圖籍宰人

掌禮書馬正校人掌馬縣邑則有大夫宰以守邑有

賈正掌物價諸國縣邑皆有大夫唯楚縣置尹或備稱公宋以司徒為司

城避武公諱有大司馬少司馬司馬大司徒司徒右師左

師大司寇少司寇司寇太宰太宰督少宰大尹卿正

門尹又有御士王公御司里掌閭里迹人王迹禽獸

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晉以司徒為中軍避僖侯諱有大司

司空司空太傅司寇司馬太師太史之職三軍之外復

有中行右行左行之官周制大國三軍皆以卿將之大夫佐之晉舊有三軍又新

作三軍避天子六軍之制故以行為右又有軍司馬軍尉軍侯亞旅侯

奄皆掌軍事又有侯正主斥候與師主兵車校正主

馬司士主車右五正主五官執秩主爵秩七與大夫

主車輿大士主治獄公族旄車掌公族餘子掌公適

子之母弟公行掌庶子輿尉掌役司典掌典籍復陶

主衣服筮史膳宰樂師各掌其事齊卿官及太史太

師之外有銳司徒主銳兵辟司徒主辟壘工正主百

工衡虞主山舟鮫掌澤虞侯掌藪祈望掌海又有侍
 漁監取魚虞人掌山澤縣大夫之外別有師掌地域
 楚有令尹太宰右尹宰少宰司徒司空司馬左司馬
 右司馬司敗陳楚謂司寇為司敗七大夫莫敖若敖連尹工尹
 樂尹藍尹箴尹鍼尹囂尹陵尹寢尹沈尹芊尹郊尹
 卜尹莠尹門尹馬尹宮廐尹中廐尹又有太師掌環
 列之尹封人主役右領左史為賤官縣尹之外又有
 司馬鄭卿官之外有司宮主宮令正王作辭令馬師
 主馬封人主封疆卜大夫府人庫人郊人各掌其事
 其餘國則衛有右宰吳有太宰隨有少師它職皆不

見於經其戰國之際公侯多僭王號諸國皆有相國
 假相國上卿客卿國尉御史田部吏其用兵則有大
 將軍將軍軍師監宰裨將等官縣則有圉吏市掾監
 門之職秦孝公時又置縣令以公士上造管裏不更
 不更亦見於春秋大夫公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右庶
 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
 關內侯微侯為二十爵惠文君時又置左右丞相及
 有犀首之官若漢虎牙將軍楚又有左徒三閭大夫其家臣
 則春秋時有家宰冢司馬祝宗差車戰國有舍人中
 庶子其太子官及官者皆見於本序此不復紀夫陪

貳藩國分守官次所以輔翊其至尊屏王室而有智
用淵達謀慮沈敏挺賢懿之德秉忠亮之操方正不
撓辭令克允為禮明上下之等臨政適寬猛之要規
正闕失薦達賢彥隨難而盡節受邑而建嗣至於擅
命恣橫僭上奢靡亂舊典禮違構禍危詭譎交變戕
賊肆害任性以忿競棄國而奔越咸用論敘以著於
篇凡陪臣部二十門

封邑 立嗣

封邑

周制卿大夫士有祿秩之差諸侯亦自命其陪臣卿
佐故其家邑采地制祿受封亦惟舊矣東遷之後庶
邦立政雖大國之卿當命於天子者亦罕聞焉若夫
霸者之上過於數圻強家之賦踰於百乘當其以能
詔爵以功裂壤賞之以衍沃錫之以陪敦傳世延嗣
係姓受氏自爾胄緒蕃衍宗族熾大專制國命以弱
公室者亦固有之傳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其是之
謂也

桓叔晉文侯弟成師也文侯封之於曲沃曲沃邑大
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
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

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共叔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氏為共叔段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虢叔東虢君也待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

之恐段復然故闢以他邑虢國虢今榮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師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榮陽京縣

季友魯莊公弟也僖公元年以汝陽鄆封季友汝陽鄆魯

二邑

韓武子為晉大夫封於韓原

趙夙畢萬皆晉大夫晉獻公伐魏趙夙御戎畢萬為

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趙衰晉大夫晉文公伐曹衛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

趙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狐溱陽處父皆晉大夫先食於温地

卻缺晉大夫晉哀公反自箕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與之冀

孫叔敖為楚相及卒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謂

楚莊王曰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庶吏

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及今妻子窮困負

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

封之寢丘

在固始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士伯晉大夫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沃梁乃滅潞晉

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賞桓子

林父也

狄臣千室賞士

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

北郭佐齊大夫齊慶氏亡皆召群公子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與晏子郕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

子展子產皆鄭大夫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

先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轅再命之服先六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

乃受三邑

闞辛楚大夫魯昭公十四年楚子殺闞成然後滅養

氏之族使闞辛居鄆

魏舒為晉卿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獻子即魏舒也

分祁氏

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

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戍

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

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

僚安為楊氏大夫

夫概王吳王闔閭弟也夫概王自立為王敗走奔楚

楚王封夫概王於棠谿

在慎縣一云汝南有吳房縣

為棠谿氏

田嘗齊大夫割安平以東為已封封邑大於齊

顏涿聚齊大夫顏庚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伐

鄭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

邑焉

乘服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

召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

父死焉

隰役在二十三年

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伯魯趙簡子太子也簡子廢伯魯立子毋卹簡子卒

毋卹立是為襄子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

未除北登夏屋

山在廣武

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

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

能

以料擊殺代王及

從官遂興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屬在

山恒

蘇秦為趙相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

君

樂毅為燕亞卿伐齊破之濟西追至於臨淄齊湣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

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
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屬齊號為

昌國君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卽墨未

服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伐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西

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燕王復以樂毅

子樂間為昌國君

田單為齊將大敗燕軍燕軍敗走楚王遂夷殺其將

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

燕而歸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

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

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庶頗為趙將大破燕軍於鄒殺燕將栗腹遂圍燕燕

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也封庶頗為信陵君

為假相國

樂乘昌國君樂間之宗也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

欲攻趙而問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

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庶頗擊大破栗腹

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范雎為秦相秦昭王封雎以應號為應侯

蔡澤為秦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

為綱成君

李宗老子之子也為魏相封於段干

魏邑名

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昭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

河南新鄭韓之國都

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

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平陽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

陽君

擄里子秦惠王弟也惠王二十五年使擄里子為將

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

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擄里子號為嚴君

魏冉為秦相秦昭王封魏冉於穰復邑於陶一作號

曰穰侯

衛鞅為秦相孝公使鞅將而伐魏既破魏還秦封之

於商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

將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

李牧爲趙將趙幽繆王三年封李牧爲武安君

田嬰爲齊大夫齊將封嬰於薛楚武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之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旣救趙趙王封之武城

田忌爲齊大夫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復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黃歇爲楚相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

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自以為都邑

趙勝為趙相封於東武城屬清河

張儀秦惠王時為相封五邑號武信君

白起秦昭王時為相封武安君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惠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李同說平原君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

死封其父為李侯河內城皋有李城

虞卿遊說之子也說趙季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食邑於虞

呂不韋陽翟人也秦莊襄王元年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內維陽十萬戶

立嗣

春秋之世諸侯立政家陪之列或執國命傳祚強大與國升降遠者綿綿不絕近者不十數世其有父沒子繼兄亡弟及或家老請嗣或宗人議立或決於龜筮或私於憎愛亂亡之患爭奪之源於茲多矣然而

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所以生世適之嗣承太宗之重
克荷先業大庇族人自非奉若前訓以稽乎至順慎
求令德無忝爾祖亦曷能潔蒸祭而續基緒者哉

石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

趙衰字子餘晉大夫初從公子重耳文公也奔狄狄人

伐虜咎如獲其二女納諸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後文公妻趙衰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

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賢請于公以

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公孫敖魯大夫也出奔莒魯人立文伯文伯敖子敖也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敖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

趙武晉大夫盾之孫朔之子也朔妻晉成公女莊姬

也晉討趙同趙括同括並右之弟也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

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宣孟趙盾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仲嬰齊魯大夫公孫嬰齊也今見於經為仲嬰齊

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

曷為謂之仲嬰齊括本公孫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更為公孫之子

故不得復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括氏孫以

王父字為氏也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然則嬰齊孰後

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

何以後之括已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

自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文公死子幼

仲若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謚也子赤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

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

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何幼君之有公子遂

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

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

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耳

不如荀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君死

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

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

家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

檉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

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徐者皆共之辭也闕東

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

逐幼不於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

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

鮑牽齊大夫也齊別鮑牽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棄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氏施卜宰句湏吉

卜立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湏邑使為宰以讓

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日子實吉對日能與忠良吉

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國佐齊大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復之國勝言難于

晉使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之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成十

八年齊殺國佐于內宮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

奔弱勝王湫奔萊秋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

皆慶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云罪不及之祀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伐齊還荀偃癰疽生瘍於頭濟

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納

請後日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公孫黑肱鄭大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

立段段子石黑肱子

季武子魯大夫無適公子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

公組悼訪於申豐日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訪於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為上賓既獻酒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樽酒

既新復潔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

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冢愠而不出閔

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

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

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具饗

享之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軍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莊子魯大夫也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已

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曰

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

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立紇而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

矣氏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尸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擇才故以此答之

夫子之命也

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

臧孫紇魯大夫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

而死

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

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穆姜之

姨子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姨兄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立之

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曰紇不敏失守宗祧

遠宗廟為

祧敢告不弔

言應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

請為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賈使為

遂自為也

為自臧孫如防

臧孫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

也言使甲從已

非敢私請

為其先人請也

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

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

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

崔杼齊大夫也生成及疆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也

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郭偃相

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也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

而立明成請

老於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無

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

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

謂崔慶封日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

之言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

專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汝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

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

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

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也癸復命於崔子且御

而歸之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

開先人之塚以藏之遂奔魯

高止齊大夫也出奔燕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閻丘嬰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

立敬仲之魯孫鄒敬仲高僊良敬仲也良猶賢也高豎致盧而

出奔魯

駟偃字子游鄭大夫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淑父駟乞

陪臣部

臧會魯人也臧昭伯如晉魯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

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

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

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

會途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邠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邠邑大

夫賈正掌貨物使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

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

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

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昭伯從昭公孫齊平子立臧會立

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十筮之驗善惡由人

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

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

公而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

子在朝在公朝南氏生男正嘗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

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

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途奔衛康子請退退辟公使

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比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命適孫為後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也前猶故也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

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

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

之道也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乃殷禮也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司寇惠子也惠子之

喪惠叔蘭生子子虎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訊之麻

衰以重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又辱之布為衰

為之服敢辭止之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

子亦以為當然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訊之大夫之家臣位在

未覺其所譏賓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

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

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

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

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鳴矣子游趨而就客位

趙簡子晉大夫也子母卹襄子母賤翟婢也簡子盡

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

太子

趙襄子為見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

田嬰齊宣王庶弟也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曰文嬰使文王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靜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有阪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册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一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一

智識

古人有言曰智者心之符又曰識洞機先則知智識之為用也德必有鄰道無不在奉國之主當為政之先經濟之有成故動靜而無爽言以見志可威強敵之兵默以成謀乃挫鄰國之勢至於立功遂事出言

有章為當時之規範垂後世之鑒戒信為霸者之佐
焉

士為晉大夫也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
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無衆

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衆所畜也夫民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止之使民以義讓不可哀樂為本言

力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而不畜讓而力戰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公曰

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

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

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

人也達心而懦懦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

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

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

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

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

日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歟 語諺言也 挈其妻子以

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邾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 田獵翟祖國名氛

氣凶象也凶 歸寢不寐 欲伐翟祖寐瞑也 邾叔虎朝公語之

日氛吉日祥 對曰床第之不安邪 第抑驪

語以寢不寐邾叔父晉 大夫邾芮之文邾豹 姬之不在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

必為翟祖 君意在翟祖 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知 忌難也

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 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

也 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 其上貪以忍 忍為不其

下偷以幸 偷苟也幸是微倖 有縱君而無諫臣 縱放也 有冒上

而無忠下 冒怯冒言貪 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

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 不言讓其上 士蔿以告公說乃伐

翟祖

史蘇晉大夫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公曰何謂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 遇見也挾會也骨所以鑿

刺人猾美也齒牙謂兆端左右疊圻有似齒牙中有

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

害也禮卜師作龜 戎夏交粹 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

大夫占色史占墨 齒牙有似 交粹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携人國

粹交對也 移公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

之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其逞而不知胡可壅也
公不聽遂伐驪戎尅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爲夫人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
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
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之有
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
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
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
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
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
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氏有施人
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
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人有褒人以褒姒
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叔甫比逐太子
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
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
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
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
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

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其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辭不過三五且大家隣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

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俎也不能為膏而祇離舍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服吾聞之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過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敬不可謂天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之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

焉既而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為秦所輔正謂

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卻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里克晉大夫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獻公使太子伐東山

里克諫曰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下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備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殺狐突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已則能大明則民服

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舅犯晉大夫也與公子重耳同奔重耳自翟適齊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獻公殺其世辟難出奔是時子申生重耳且曰寡人聞亡國嘗於斯得國嘗於斯

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

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釋也

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犯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

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父死之謂何又

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

辭焉說謂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父死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

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

當作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

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里克殺奚齊卓子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我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重耳在翟十二年狄偃曰自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日奔而易達因而有資資以擇利可以疾也今矣久矣矣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

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廢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鄙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又

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又云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

欲救宋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晉惠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

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胥臣晉大夫也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

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遽除不

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

接矇瞍不可使視噐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

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不

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

不變少溲于豕牢而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

在傳弗懃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

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

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而謀於南宮諏于蔡原

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和柔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
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人疾何對曰官師
之所材也戚施直縛蓬蔭蒙瓊侏儒扶盧矇矓修聲
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僂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
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
浦而後大 印迎也言川已有原因開
利迎之以浦能後大也
原軫晉大夫僖公三十三年初秦使孟明西乞白乙
襲鄭不克而還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

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言以君死

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

施之為 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言不可謂背君遂廢命敗秦師

趙衰晉大夫也文公二年秦孟明視敗於彭衙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大夫曰 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

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荀林父晉大夫也文公七年晉襄子卒靈公少趙孟

使先蔑迎公子雍於秦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

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而敗秦師先蔑奔秦士會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攝及已

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僖

二十八年林父將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

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中行桓子晉大夫也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西平

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以為民使疾以

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

取周武王以兵此類之謂也

荀首晉大夫楚圍鄭晉救鄭及河聞鄭楚平晉荀林

父欲還士會曰善先穀曰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之臨

三三初六變而之臨日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

法否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甄子逆命不順衆散

為弱坎為衆今變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

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

用從人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散也坎變盈而以

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過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卦澤不行之物命亦不可行

果遇必敗遇敵疏子尸之主此雖免而

歸必有大咎晉師果敗後年晉殺先穀

伯宗晉大夫也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言非所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納汗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瑾瑜匿瑕言雖美玉之質國君含垢忍

毒害者居之亦或居藏瑕穢垢

恥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君其待之待楚

天之道也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乃止又晉侯將伐潞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

才鄆舒潞相雋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

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民黎侯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其

固命審其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日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繇

之故滅繇用天反時為灾寒暑地反物為妖羣物民

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反其正

字即為乏字

陪臣部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伐果克之又與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維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衛吉也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

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

衛唯信晉故師其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

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又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辭重曰辟

傳重載之輩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

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祭故

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捐盛乘纁車無文徹

樂息音聲出次舍於郊祝幣陳圭帛史辭自罪青以禮焉禮山川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

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范武子晉大夫也邾獻子聘于齊齊頃公使婦人觀

而笑之邾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謂其子

曰愛乎吾問之于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邾子之怒甚

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

政焉以成其怒無易內以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

君命唯敬乃老乃告老

范文子晉大夫也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

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穎盟晉侯于河東

史穎秦大夫晉郟欒盟秦伯于河西記盟二城范文子曰是盟

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會所以信之始也

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晉人執魯季

文子魯使叔聲伯請于晉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

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不受郟欒清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名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季孫又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

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將戰范文子不欲曰吾

聞之惟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

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用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

產將害大盍始無戰乎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

舍邲之役三軍不役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

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

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

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

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
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
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郟
而戶諸朝納其室而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執
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
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一說鄢陵之役晉伐鄭
荆救之大夫欲戰死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
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
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也內猶不刑而况外乎夫
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
恐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
者今吾刑外乎大夫而恐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
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惟聖人能無外患
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

釋置也

又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
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
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郟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
曰我王者之功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
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

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厲公敗荆師於鄢

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

何福以及此吾聞天道無親惟德是授晉且以勸荆

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

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又厲公敗荆於鄢

而反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

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令以勝歸私必昭

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謂我祈死先難為

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郟卒及於公

范宣子晉大夫也襄公五年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

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

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也

韓獻子晉大夫也成公十五年楚子侵鄭及暴隧隧

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晉欒武子欲

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昔盟

罪無民孰戰遂止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

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欒武子卒韓厥代將中

將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強自宋始矣

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關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

師敗績

陪臣部 十六

師還畏晉強也又楚司馬何忌魯襄公三年侵陳四

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猶未還繁陽楚地在

汝南銅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

事紂唯知時也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中行獻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厲之知武子曰一之盟而還師

以敵楚人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猶三來故日不能

愈於戰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又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

衛人立公孫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代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於撫安之仲

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

謀定位也謀定立剽

荀瑩晉大夫也哀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瑩辭辭讓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

陪臣部

十七

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可乎 言具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

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 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

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 卜桑林見 崇見於卜兆 荀偃士

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 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于宋

韓宣子晉大夫襄公二十七年初宋向戌善於趙文

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 蠹害物之蟲 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又弭今不可不許 弗許楚將許之以

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日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之告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叔向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一年諸侯會於商任齊侯

衛侯不敬叔向者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

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不立是以亂

也又宋向戌如晉請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楚人衷

也

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蓋也斃臨也若合諸侯之卿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

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

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宋之盟弭兵

之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

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信質君而裨諸侯之闕軟

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繇非繇

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下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

也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昭公十

三年楚靈王之弑也子干自晉歸楚人立為少韓宣

子問於叔向日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

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奸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

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棄疾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

賢人當須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

有謀而無民四也

衆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二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

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召子干時楚未

有大 爲霸終世可謂無民

終身驕客在晉楚是謂無民

亡無愛徵

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

能成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厲焉

城方戎也時穿封

既死棄疾并領陳事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先神謂鮮望

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

季實立楚之官也獲神一也

當璧

有民二也

民信今

德三也

無苛 寵貴四也

貴妃

居常五也

棄疾

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駁其貴寵

則廢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位不尊

其寵

棄矣

既

民無懷焉

非令

國無與焉

無內

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言賤

對曰齊桓衛姬之

子也有寵於僖

衛姬齊僖公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

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

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

有國高以爲

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

藏萌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狄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忠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狄偃趙襄

魏武子司空季子餘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趙襄

子犯子餘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

本數內盟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

納有欒郤狄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穀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獻公之子六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

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繇非繇

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下言以考典

也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昭公十

三年楚靈王之弑也子干自晉歸楚人立為少韓宣

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

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奸對

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

册府元龜 陪臣部

三

日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

賢人當須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內主為應

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二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

有大為驕終世可謂無民終身驕客在晉亡無愛微

可謂無德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

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厲焉城方戎也時穿封戌

後死棄疾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

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有民二也民信令

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則廢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其寵

棄矣交既民無懷焉非今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言對曰齊桓衛姬之

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

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

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

藏萌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忠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襄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餘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趙襄

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

本數內盟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賄以馬楚王享之秦伯

納叔向所賢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穀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獻公之子六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

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記棄疾也無施於民

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言子干所

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又昭公十一年周單子歸韓宣子于

戚單子單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

定著定朝內列位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禮帶有結

禮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

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容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又叔向

外時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二 二十三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比
 面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我終之
 之無不可者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
 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
 君別也又楚令尹享趙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
 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
 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
 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疆而不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是
 以滅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

疆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虐淫弗

可久已矣

女叔侯晉大夫也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

來魯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

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

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縣晉是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獻公

晉始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

之後也而睦於晉以祀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書魯之府無虛月無月不知是朝貢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祀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言君毋寧怪夫人之

士文伯晉大夫魯昭公六年二月鄭人鑄刑書士文

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火未出而作火以

鑄刑器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

求火未出而用六月丙戌鄭災終文伯

祁午晉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於虢祁午謂趙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戰今令尹之

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木

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况不信之

尤者乎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於宋

二十六年會澶淵會虢襄三十年會澶淵及二

也服齊狄寧東夏平奉亂襄二十

晉為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

民無謗讟讟非諸侯無怨天無大灾子之力也有令

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受午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武

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信不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

如農夫是穠是藜穠私也藜苗為藜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

耘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也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

也自恐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

人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也史趙晉大夫也昭公八年楚師滅陳晉侯問於史趙

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

族也陳祖舜舜出顛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顛頊民以

歲在鶉火而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歸箕斗之間

謂之析木之津謂之析木之津餘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遠遂舜後蓋殷與存舜之後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

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日媯封諸陳繼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數末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陳滅而陳完之

後復代齊

荀吳晉大夫也昭公十一年楚師在蔡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謂盟主石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遂枚蔡晉侯以齊

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惟肴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

舉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灑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

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璵謂穆子曰伯璵士文

伯子曰失辭吾固帥諸侯矣壺為何焉其以中雋也

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穆與是弱之

子曰吾軍師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

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

矣以齊侯出佖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司馬寅晉大夫也初哀公十三年魯哀公會單平公

晉定公吳夫差于潢池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

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黑色下也肉食之人氣色下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侯恥之故

士鞅晉大夫也定公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

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

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

執樂祁獻子私謂子梁曰獻子范鞅子君懼不得事

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濶代子濶樂祁子梁以告陳寅

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濶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

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

訾祐范宣子家臣也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

成宣子欲攻之間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

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

問於孫林父林父曰魯人所以事子也惟事是待問

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

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

之邪大夫之取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

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

孟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

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

問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

盍訪之於訾祐訾祐質直而博且能端辯之博能上

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

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祐訾祐

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貪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無四方之患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享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祐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祐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

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和志雖衷不取謂是也必長者之繇宣子曰可以免耳

趙簡子晉大夫也昭二十五年諸侯會於黃父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其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

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於此者定十年宋樂大

心出 又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疾陽城姓胥

渠名疾 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猶病

疾廣門邑之官小臣欵即趙簡子門簡子晉大夫稱主君 醫教曰得白驪之肝

病則止止愈也 不得則死謁者入董安于御于側愠曰

善胥渠胥渠也欺吾君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也温怒也即刑請就

胥渠而刑之 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仁乎殺畜以活人

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其肝以于陽城胥

渠處無幾何病愈趙興兵而攻習廣門之官左七百

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衣甲者之首也

傳使晉趙簡子厲也晉趙鞅與鄭師戰鄭師大敗獲

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趙襄子晉大夫也智伯攻趙襄子趙襄子出曰吾何

走乎仇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困

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

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寗產蛙民無畔意趙襄

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也 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也 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

三日而滅也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言其不能終日

今趙

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及其我乎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所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

絺疵晉大夫也初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

水之城下不沉者三版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

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絺疵曰以其事知之夫從韓

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

分其地今城不浸者三版白竈生蠹人馬相食城降

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二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

雖愚不棄美利於首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

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謂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

君惜之趨而出絺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

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

而趨疾絺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

魏之君果石 六

册府元龜

卷一

册日

册日

册其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三 七百三十三

智識第二

叔瞻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出奔過鄭鄭文公弗禮

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

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

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

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晉重耳返國是為文公以無禮討鄭

申繻魯大夫也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繇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

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稟常則

妖興故有妖

孔叔鄭大夫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

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

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

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

親親黨失親患必至患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

弗聽逃其師而歸明年諸侯伐鄭

子良鄭大夫也宣公九年初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

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子展鄭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葬周靈王鄭上卿有

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

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監

不堅固也啓詭也言王事無不堅固不暇啓處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藩屏王室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襄卑於晉楚又魯襄公二十一

年十二月游販將歸晉游販公孫薑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

之以館于邑舍之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子明即游

販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太

叔良游販子太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

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交

之不修益明也

子產鄭大夫子國之子襄公八年鄭人欲媚於晉使

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郟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

子不言敗故以獲告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

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

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

行軍之命又鄭簡公三年鄭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子孔使

尉止殺相子駟而伐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

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

之而相鄭簡公又襄公十年子孔當國伐子駟為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既止子孔又勸今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

燒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

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

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

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不於朝內燒欲其年鄭尉止作亂殺子國子耳子西使遠近見所燒

聞盜不做而出子西公孫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

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

者置守門庀群司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

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成子又襄二十六

年楚子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頡使城麋印董父鄭大夫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

叔為令正王作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太叔辭以貨請董父必

不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受楚獻功

千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

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

丹元記 陪臣部 卷之七十三 四

人不予更敝從子產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積子產之

善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謂貪昧不如使逞而歸乃易

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譽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

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譽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故與楚

戰者皆彘事勇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子產相

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

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

侈而復復狠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將積惡也惡至無日矣此年秋良霄出奔襄公三十年子

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與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為獨賂之子產曰

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其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人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

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

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

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更命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

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

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

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吾子愛

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摧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

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慢易之微子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

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

陪臣部

乃子皮其年鄭人游於鄉較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

明謂子產曰毀鄉較何如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

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

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

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遠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

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以為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

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

以二十二年生於是昭公元年游吉如楚楚邾敖且

卜歲長而後聞之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曾備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

也昭公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子問於子

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在不諸

侯安於少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日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與大國何故

不來大國晉也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陪臣部

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

曰求廷於人不可廷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申

之會魯衛曹邾不會其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

曰渾罕子寬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

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

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鄭先衛亡偏

而無法偏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

有子產權時救急昭公七年子產聘於晉為豐施歸

州田於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日君以夫公孫

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

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

卒段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

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責施將懼弗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

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

場之言敝邑獲矣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

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

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魯昭公十一年秋會于厥慙謀

邑以賜樂大心也

附行七... 陪臣部... 八

救蔡也不書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達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

盈而罰之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

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蒍

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

夫昭公十三年晉會諸侯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

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

外僕速張于除張惟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

張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蒲也傳言

太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暨柎有事於桑山三

鄭大夫有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

當藝養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瑩玉瓚鄭必

不火瓊瑀也筆玉爵也子產弗與以為天灾流行明

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前年裨竈欲用瓊瑩瓚火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

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

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

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鄭之未灾也里

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陪臣部

折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

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

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昭公十

六年晉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人同工共朴成此雙環宣子謁

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

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

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有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

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

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

否為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

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

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

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細銳

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口必告君大夫韓

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起宣子名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復重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

弁與商人俱庸次此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

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

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

藝藝法也鄭鄙也亦弗為也不欲鄙為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

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微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宜子能改過昭公十九年鄭大水

龍關於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人隸

國人請為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覲見也

龍鬪我獨何覲焉襍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昭公十年鄭子皮

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必

用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

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

可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送葬而又命孤孤斬焉在練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

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

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言已錄子產之戒既知其不書曰欲敗度

縱敗禮商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欲縱欲

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

子羽鄭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楚邲敖即位邲敖康

麋王子圍為令尹圍康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伐之昌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昭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

也介副將入館就客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舍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

欲以城外除地為壇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豐氏公圍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為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

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

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

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惟大

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將

恃大國之安靜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無所壅塞不

行是懼信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不然敝邑館人

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

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入逾而出

子太叔鄭大夫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矣還

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州皇使熊相楛郭巢季

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華縣南子太叔聞之曰楚王

將死矣使民而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

矣

駟引鄭大夫也晉荀瑩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

伯復而好勝是下之則可行也行去聲乃先係南里以

恃之

曹劌魯人也莊公十年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劌

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今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祝辭不敢以小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

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必盡已情對曰忠之屬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察審也

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公與之乘共乘戰于

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

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

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

逐之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已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

齊國莊子來聘於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敏迎來日郊勞送去日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

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有禮社稷之衛也

公如齊

縣子魯大夫歲旱穆公召而問焉凡穆公或作繆公曰天久

不雨吾欲暴厖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厖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曰天則

不雨而暴人之疾于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然哀暴之是虐

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

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日在女日

巫在男日覲周禮大徒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

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徒市不亦可乎徒市者庶人之喪禮

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公子偃魯大夫也莊公十年齊師宋師伐魯次於郎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

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臯比

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季文子魯大夫也文公十五年初齊侯侵魯遂伐曹

討其朝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

使而代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之道也已則反天之道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不

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

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成公七

年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慰恤故夷狄內侵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與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

民故號天告亂有主不弔其誰不受亂主謂吾亡無日矣君

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言私

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

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用師鞞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丈夫之

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霸王將德是以用

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季武子魯大夫也襄公三十年魯使者在晉晉趙孟

以絳縣人爲絳縣師於是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偷也偷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

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後可

孟獻子魯大夫也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家哉宣子日子之家孰與我家

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向慈無靈者使

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獻

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

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宣公

十四年楚伐宋孟獻子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

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

邊豆百品實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者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貌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贊也加貨命

宥幣帛也言往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

則共來報亦備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

仲孫蔑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

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滕薛小邾之不至

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瑩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曰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

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

之傳言荀瑩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

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又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是故啓蟄

稷周始祖能播植者

陪臣部 十七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宐其不從也啓螿夏 正建寅

之月耕 謂春分 晉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 孟獻子 君命

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

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 卿後晉果殺郤錡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

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

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

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

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

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

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

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

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

之繇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

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 公登亦登 禮登 三年 階臣

後君 一等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

君敵體 並登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必少

安安徐 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 也 穆叔曰孫子必亡

為臣而君過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

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其後林父逐君又魯襄公在楚楚人使

公親禴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

而禴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禴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

桃茢先祓殯茢荆黍稷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又楚子邲敖

即位襄公三十年使遠罷聘魯穆叔問王子之為政

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

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

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遠罷助之匿其情矣

子圍素貴邲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其後圍弑邲敖澶淵之

會穆叔之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晉趙孟將死矣其

語儉不似民主儉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

九十者弗能久矣威二年戰於鞞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公三十年會澶淵

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

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

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儉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

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又與季

孫語晉故知與孟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公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

晉求讒匿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又昭公三年小邾

穆公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穆子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焉

一睦謂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灾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又襄公二十八

年崔杼弑其君而後自縊齊人求杼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拱璧吾

獻其柩於是得之

襄仲魯大夫也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

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

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齊人弑懿公

臧武仲魯大夫也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聽命不聽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况小乎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又襄公十三年衛

侯奔齊在邾武仲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

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

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武仲與之言道順道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

欲無入得乎又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為名武仲謂季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

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

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妨民多矣何以為

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彝嘗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嘗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

之力以救其死者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孟公綽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

北鄙以報孝伯之師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

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

徒歸徒空也

展莊叔魯大夫也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魯獻車於

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莊展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

叔弓魯大夫也昭二年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

君使卿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好固曰女無敢為賓

勞之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致

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日子叔子知禮哉

於已為榮祿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

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

之祿後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

與諸侯落之遂啓疆來召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

祖祭神道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

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若不

行何之後公如楚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

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

於二月記南至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日

以正曆也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十二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後宋華

蔡侯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侯華氏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陳入于南里以叛先是九年冬築郎圍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

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

也勦勞也無固猶可無民其可乎

叔仲昭伯魯大夫也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

而弔其憂况畏而服乎聞喪而往聞喪而還苟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曰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此往也乃遂行

子家羈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平

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無許

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于家子曰

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隱約為之窮困

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其衆助季氏不

可知衆怒不可蓄也

季氏蓄而弗治將蘊蘊積蓄也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

與季氏同求叛君皆君必侮之弗聽

卯孫曰必殺之公使卯孫逆孟懿子

懿子仲叔孫氏孫何忌

之司馬驥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衆疑所助又曰我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驥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

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言其戰心也冰積九蓋或

云犢九是箭遂逐之

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卯昭伯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

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

祭先君且遂謀所奔

行巳亥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

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

公無通外內於是公命示于家子于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於二三子同心而以爲

皆宥罪

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

去君僞負

罪出奔不如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

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弑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

子服景伯魯大夫也魯哀公十二年會晉侯吳子於

潢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言而止既而悔

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名

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

北東昏

謂太宰詔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有職於祭事

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

魯襄公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

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

損焉太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

適爲惡名不

如歸之乃歸景伯

陽文子爲魯大夫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

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

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

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沒懼子孫之

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乎子孫

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賜魯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四

智識第三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莊公之薨閔公元年仲孫湫來
省魯難歸日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時慶父亦已還魯 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斃路也 君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

能固則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其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重

器也又齊湫聘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伐之事畢不

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

不十年王弗召也

管仲齊大夫也僖公六年諸侯盟于甯毋謀鄭故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

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其太子華聽命於

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此三族者實違君

之命三族鄭之大夫也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

亦無所不利焉小鄭是齊女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

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

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

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

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

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

用子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華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君盟替矣 替廢作而不記

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 非盛德也 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

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介因 鄭有叔詹堵叔帥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

辭焉子華繇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曹沫執

匕首劫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沫下壇桓公

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

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齊桓公合諸侯衛人

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罷朝而入衛姬望見君

下堂再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為請對

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彊伐國之志也見色而

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

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

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管仲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東郭郵齊人也齊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而已聞於國矣桓公密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

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上視

者彼必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日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

知君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日得察君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擯者

延而上擯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

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

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

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

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

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纒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

則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

也日者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

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惟莒不服於是齊臣故曰伐

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

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又云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

於國桓公恠之曰與仲父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其

故何也管仲對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

者有執蹠胎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今復役毋得相代少頃東郭郵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之而立管仲曰即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
環經之色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
望君之在臺上者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
也君喏而不嗟喏開塗閉所言者苦也君舉臂而指
所當者苦也臣切開諸侯之不復者其苦乎臣故言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桓子與之

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

日子家其亡乎

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已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後歸父奔齊

晏平仲齊大夫也晉欒盈奔楚魯襄公二十二年秋

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

晉

受錮欒氏之命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

能久矣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

可以不懼

明年齊伐晉

齊侯自衛將遂伐晉平仲曰君恃

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襄公二十八年慶封患子雅子尾之怒使析歸

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

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家日子之言

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

各有以事君非位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

又昭公三年齊公

孫竈卒竈子司馬竈見平仲司馬竈曰又喪子雅矣

平仲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旗姜族弱矣而嬀將

始昌嬀陳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又

弱一个一作焉姜其危哉齊侯伐北燕將約簡公簡公

北燕伯三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二吾君賄左

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又高子問晏子曰

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

心三邪對曰善哉問事君嬰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

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

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

欲辟勝於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嬰聞之言不

用者不受其祿不理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

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歛過

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能全身以事君乎又

晉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若何晏子對

曰嬰聞之事明君者竭心力以役其身行不逮則退

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役其世力不能

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

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志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

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日善哉詩有之曰進退惟谷其
此之謂歟叔向又問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
子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道君和柔
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於
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所私不誣
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敢怠奉官從上不敢惰畏上
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
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
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
上令第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
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交夸言愧行自
勤於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辟之民明上之所禁
也進不能及上退不能獨處作窮於富利之門畢志
於猷畝之業窮通不行無常處之慮佚於心利通不
得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知
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僉身徒處謂之傲上
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
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
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日賢不肖性夫吾每有
問而退未嘗自得也又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

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陷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挑寡何

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豬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鼉之首也若冶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

及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
仁夫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而不死無
勇雖然二子同挑而節治專挑而宜亦反其挑挈領
而死侍者復曰已死矣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陳文子齊大夫也襄二十四年齊侯伐晉而懼將欲
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

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

文子曰齊將有寇吾

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族類也取族還自害也

苑何忌齊大夫也昭公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及衛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敬

也喜青敬衛侯

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言青

若有罪亦并受其罰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尚書

况在

群臣臣敢貪君賜以于先王乎

言受賜則無康誥之義

駒忌子齊大夫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

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駒忌子曰不如勿

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

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

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

接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一說魏伐趙趙與韓親

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侯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受魏之幣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又國策云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魏不如早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伐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受魏之幣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氏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田文齊公子號孟嘗君初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

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任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

宮之奇虞大夫也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

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波下陽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輔頰車

牙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之

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之故太伯虞仲於周為昭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字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

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

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

殺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據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惟王

無惠則不見享有惠則見享言物一而用異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

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晉伐虢之役師

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間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間不除矣貪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人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因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公孫枝秦大夫也僖公九年晉惠公入秦伯謂公孫

枝曰夷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

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帝大也則法

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僭過差也賊傷害也

能不然則可為人法則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

忌克

既僭而賊

難哉

言能自定難

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

吾利也僖十三年晉荐饑

荐饑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

謂子桑子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

言不損秦也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不義故民離

謂百里與諸乎

百里秦大夫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百里奚秦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秦伯將襲鄭

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日襲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

亡者也

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

者宰上之木拱矣

宰冢也拱可

爾曷知師出百里子

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欽巖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

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之驅馳當若辟

風雨襲鄭過吾將尸爾焉

在床日尸子揖師而行其

父于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尊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

之子也

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

弦高者鄭商也

鄭商賈人倍三

十三年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

詐稱日矯犒勞也見

其軍於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矯君命勞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

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來犒之或以為鄭相已然

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統朝秦大夫也文公十三年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

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

諭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秦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

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孥者有如河

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

士會往統朝贈之

以策

策馬搥別授之馬搥并示已所策以展情

日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也

示已覺其情

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

后子秦大夫也昭公元年奔晉見趙孟趙孟曰吾子

其曷歸

問何時當歸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

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

艾絕也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者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

熟天贊之也

贊助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

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陰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

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

而愒日

翫愒皆貪也

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

其茂事秦武王為左丞相武王三年謂其茂曰寡人

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其茂曰

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其茂至謂向壽曰

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

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其茂於息壤其茂至王

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

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魯

參之處費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

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其母曰

魯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魯參

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魯參之賢與其

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魯參

王之信臣又不若魯參之母信魯參也疑臣者非特

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此
 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
 而論功文侯示之榜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
 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
 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
 臣受公仲侈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卒使丞相其茂將兵伐宜陽
 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其茂欲
 罷兵其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其

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孫侈入謝

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

寧莊子衛大夫也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

寧莊子曰昔周饑克勤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寧武子衛大夫也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

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享也祀鄆何事言祀鄆夏後有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又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

命從之

右宰穀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出奔求復國於甯喜

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徒

天下誰畜之畜猶吝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

貳悼子甯喜也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

夷儀反日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

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日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獻公入

而果誅喜

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初襄公三十一年相衛襄公以

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過鄭印段延勞于棊林如聘禮而

以勞辭用時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太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

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

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

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言君臣而開也選數也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逸書大國畏其力小國

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則而象之也

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

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

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囚壘而降蠻

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

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

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褚師圍衛大夫也初齊伐晉衛侯乃過中牟中牟人

欲伐之褚師圍亡在中牟日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

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遇必敗

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定公十三年文子朝而請享靈

公欲令君臨其家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史鮪日子必禍矣

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

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

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

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及文子率衛

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

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於是戍奔

魯

目夷宋大夫也字子魚僖公二十年宋襄公為鹿上

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諸侯會宋公盟于孟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會于亳以釋之子魚曰禍猶已也未

足以懲君及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與楚戰於泓宋師敗績公傷股

公孫固宋大夫也晉重耳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欲得晉援乃以國禮禮於重耳以馬二十乘公孫固善於舅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重耳乃去

西鉏吾宋大夫也成公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

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叔吾

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聞吾釁亦吾患也今

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令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

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截吳晉之道逞姦而擄服

毒諸侯而懼宋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擄能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嘗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子罕宋大夫也襄公二十七年向戌會諸侯之大夫

以弭兵向戌宋左師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

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

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

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何以恤

我我其叔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

仲幾宋大夫也昭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

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

向以為一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

首領以没唯是搃拊所以藉幹者搃拊官中琴牀也幹骸骨也請

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

宴群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降損親近宴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

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

臣之失職當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

適以自辱也宋公遂行卒於曲棘

逢滑為陳大夫哀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

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

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

者居逢滑當公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

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

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臣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其亡也以民如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

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生於廣野莽莽然

故日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言至今陳侯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五

智識第四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武王侵隨魯桓公六年使遠章求成

焉遠章下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

隨大夫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

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

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羸侈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關夫季梁隨賢臣

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後隨侯卒當以少

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

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

終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叔伯楚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成得臣帥師伐陳成

臣子王也討其貳於宋也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

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遂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

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其人

能靖者與有幾

為賈楚大夫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

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玉復治兵於薦子玉為令尹故為楚邑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

玉堪其事薦賈尚幼後主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

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潘廙楚大夫也文公十六年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

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次于句澨

楚西界也

使廬

戢梨侵庸

戢梨廬大夫

及庸方城

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也

庸人

逐之囚子湯窻

窻戰梨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庸蠻聚

焉不如復太師

還復自筮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

不可

師叔廙字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

先君盼冒所以服陘隰也

盼冒楚武王諸父陘隰地名

又與之遇

七遇皆北

軍走曰北

唯裨儵魚人實逐之

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

東永安縣輕楚故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但使三邑人逐之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

驛傳車也臨品地名也

分為二隊

隊部也分

為兩地攻之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伾以伐庸

子越闞椒也石溪伾入庸

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

蠻見楚強故

遂滅庸

申叔時楚大夫也成公十六年晉侯伐鄭人間有晉

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

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

子反令尹將佐子重

右尹子辛將右

公子過申

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叔時老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

羣生得所

上下和穆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

無二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蒸衆也極中也詩

心民無不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

聽敦厚厯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

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

義不瀆齊盟不詳而食詬言信不奸時以動禮不順

建利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愾所底其誰致死底至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

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

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則喪列志失列喪將何

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戰於鄢陵楚師敗績

遂子馮楚大夫也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

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吳人為楚舟師之

役故在此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名欲

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

皆楚大夫也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

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卒而不

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

鳩舒

遠啓疆楚大夫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其會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

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族還自害

沈尹戌楚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囊

子囊之孫子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

嘗也代陽句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日子嘗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慎諸侯守在四鄰鄰

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境裁慎慎其四境結其四援結四鄰之

國以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

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護能無亡乎不護守四境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在僖公十八年也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

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有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其治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

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境猶未城郢今

土數圻方千里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定四年

吳入楚

寧國楚大夫也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而積畜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

孫叔敖楚大夫也厥丘丈人謂孫叔敖丈人老人而居厥丘者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必貴而以賤為本必高而以下為基又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遂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我死王必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寢之丘者此

其地不利人不利之而名甚惡謂丘也荆人鬼而越人機言荆

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詳此地名丘惡畏之終不利可長有者唯此也唯獨也

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請寢之丘至今

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之為利矣知以人之所

惡為己之所善矣此有道者之所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大

利 敖病

申無宇楚大夫也昭公四年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闞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境

莫校謂築城於外境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椒舉楚大夫也昭公四年申之會楚子示諸侯侈自奢

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湯武成康穆啓也二公齊桓公晉文公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為仍之

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

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岳皆所以示諸侯

汰也諸侯所繇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

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恨也不過

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

遠方而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范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曾

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

我遠也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

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

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齊有渠

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
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
實弒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弒無知晉曲
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
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指
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
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
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
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繇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
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虫蠶繹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

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
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
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

王子勝楚大夫也昭十八年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
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
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

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 自以舊國不
專心事楚 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 許先
鄭封 鄭曰余俘邑也 隱十一年鄭滅許而
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築在
楚國方城之外蔽也 為方城外
之蔽障 士不可易 易輕
也 國不

可小謂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

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士尹池楚大夫也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

之牆隼於前而不直隼猶出也出於子罕堂前西家之潦經其宮

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流注子罕之宮而不禁之也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為鞮者也鞮作履之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

為鞮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鞮者不知吾處

也吾將不食願相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之

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徑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

池歸楚適興兵而將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若攻之必無

功徒為天下笑耳遂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

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

之謂

藍尹亶楚大夫也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

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

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

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

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

患政德之不修無患矣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

冊府元龜 陪臣部 九

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
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俊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
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
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
斃矣

子西楚大夫也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
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

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

也編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非嘗食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曠乘吾先大夫

子嘗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

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

敗我

范蠡楚臣也齊使其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

驩昭王二年時而秦聞其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

送其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蠡一寡人欲置相於

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其茂

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

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其茂事之順焉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其茂事之取十官

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

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于越滑一作滑而內行

章義之難一云內自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一一作而

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

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

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

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

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

秦卒相向壽而其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季札吳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聘魯見叔孫穆子說

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

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昭四年豎牛作亂殺

穆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

之千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公

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

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縞帶子產獻紵裘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

利貨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

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

史狗史朝之史鮒史公子荆公叔發文子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戚孫文聞子之邑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以戚叛

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

可以樂乎獻子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聞義能徙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萃於三家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而厚施故政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李克魏大夫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

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亡也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戰則民罷驟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五 十二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不亡者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也猶晚趙奢趙之田吏部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藺相如趙大夫也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如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以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
 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
 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宋公者趙仇液之客也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
 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
 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
 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母

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
 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
 之而秦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甯越趙大夫也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兵救之與齊
 人戰大敗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屍二萬以爲二京京觀
 也甯越謂之曰惜矣不如歸屍以內攻之越聞之古

之善戰蒞隨賁服賁置也服則置之郤舍延屍郤舍以緩其民使得收之

車甲盡於戰府庫竭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
 齊不屍則如何甯越曰不然彼戰而不勝其罪一與
 人出而不與之入其罪二與之屍而不取其罪三民

以此三者怨其上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

商文事魏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未事君商文曰善哉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不對少頃乃曰吾不若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

魏敬魏臣也初秦王立帝宜陽令計綰誕魏王將入秦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不與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秦索其下而王不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善乃輟行

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嘗賊之有

寇卽火燃舉之以相告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

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矣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又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以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

與趙兵次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
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楚之險塞也或以為今江

夏郵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

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次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

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在修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在

臯故坳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

成臯滎陽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亦屬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决

滎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

於秦召陵有安陵郡征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

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

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

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

以闢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宛縣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囿中一作城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

一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關止作

監字關在東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平須昌縣數十一作名都數百一作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陪臣部 十七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于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窬

韓歌有窬鄉

使道安成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惠施魏人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

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論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擒矣是王以楚致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尹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擒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於暴戾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竝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虞卿趙上卿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人使

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右后切求和日媾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

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

曰秦之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

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

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一作攻一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弗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

虞卿口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高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

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趙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趙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帥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切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

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段規韓康子臣也趙葭魏宣子臣也張孟談趙襄子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

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弗與趙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怨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於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若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輅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决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金而炊財食將盡

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

朝知伯而出遇知過

一云云
知果

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

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人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

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
知伯曰破趙而分其地又封二子者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
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
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
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
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
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知伯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三而
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
氏盡滅惟輔氏存焉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
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澗之地也
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
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
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東取成臯至韓之取
鄭也果從成臯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五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六

智謀

傳云智者利人又云咨難曰謀蓋智以興利謀以紓難者古之道也春秋之世下逮戰國諸侯競取其霸大夫各圖其功故有處重臣之列負先見之明考幾微極思慮畫經久之畧獻康濟之謀詭辭以濟禍亂

重幣以誤仇敵或兵車之旣會金鼓之旣陳辨盟載之義決勝負之策飾之以文辭潤之以禮樂足以訾服諸夏光啓邦家若其合從連衡構怨速禍專任喉舌遐棄二刑者蓋不足稱焉

管子名夷吾字敬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仲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鬥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鬥之道與之矣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域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

之而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舌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仲告楚之賈人曰予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殺民藏粟伍倍楚以生鹿藏錢伍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

曰楚錢伍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伍倍是楚強也桓公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又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桓公又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能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萌幾何于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

方之萌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賓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食爲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三數千萬鍾受子息民三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諸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以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若固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藉吾國聞子之假貸吾

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邦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干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陳莖之於純錙縞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綦莖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莖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又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

三君杞邢衛

今又何將行管子對曰臣

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

始行於天下矣又桓公曰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
 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
 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
 屋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
 山之西水淺滅堍四面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
 鄭思人衆兵強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
 以實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
 不正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困
 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
 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

遇

冬會

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

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

于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

令于遇上曰無貯粟無曲堤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

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

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城立百代城焉

取其雖百代而無敢

毀者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

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

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文山

文音岷泯山江水所從出

南致楚

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君于南

自伐秦而自存晉於

晉之南故
日東存

北伐孤竹還存燕山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九合諸侯反位爲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
此臣之所謂樂也又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
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賤之管子曰
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
難得喜其貴賈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
代民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
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其令齊載金錢而往
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
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
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悉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
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
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
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
枝遂侵其谷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
幣使修三年而代服桓公又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
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
噐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噐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噐必十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辨其

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

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

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

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

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

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

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又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

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

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犀犀皮可為甲戟卓戟也祕長

丈六輕罪贖以鞮盾一戟輕罪劓刑之屬鞮盾級華有文如鞮小罪謫

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宥宥赦也開罪刑罰之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

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三禁禁之三曰使審實其辭不可上下辭定不可移也坐

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矢取往而不反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美金

以鑄戟劍鑄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搨

也惡粗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搨斫也

也試諸壤土則甲兵大足

王繆秦繆公內史也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士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遺之女樂以媠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築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緩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媠縱牛馬多死由余歸數

諫不聽去之秦繆公迎拜之上卿遂以弁國十二辟

地千里

又云秦繆公見由余悅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叔曰君以告史廖廖曰戎人不達于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

屈瑕楚莫敖也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扞衛也樵薪也

從之絞人

獲三十人

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

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

大敗之爲

城下之盟而還

公孫偃魯大夫也齊師宋師伐魯次于郎公孫偃曰

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
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公從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鬬廉楚大夫也屈瑕將盟貳軫
貳軫二國名 鄆人軍于蒲

騶將與隋絞州蓼伐楚師
鄆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鄆城蒲騶鄆邑絞國名

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名即屈瑕

鬬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度虞

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
若謂屈瑕也 我以

銳師宵加于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
特近其城 莫有關志

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盍何不也濟益

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鄆師于蒲

騶卒盟而還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
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

璧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

之何荀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
此謂璧馬之屬 彼不借

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

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

宮之奇虞之賢大夫

必不使受也苟息曰宮之奇

之爲人也達心而懦

懦弱

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

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也

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

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公遂

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

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

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語諺也

挈其妻

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

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猶是言如故

先軫晉大夫也楚伐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與晉絕

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未肯戰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

求救於齊秦

藉之告楚

假借齊秦使爲宋請

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不許齊秦之請

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

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

公

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

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已功

不可失

矣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

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攜之

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須勝負決乃定計公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

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禮退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返三舍以報背惠食

言以充其讎充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

老有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於華北楚

師敗績

狐偃晉大夫也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圍宋宋復告急于晉晉文公

欲救則攻楚謂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晉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

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十二

師叔楚大夫潘廑也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

伐庸也振發也廩舍也楚西次于旬澨使廬戢黎侵

庸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庸人逐之囚子

楊窻窻戢黎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

大師還復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始又

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

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惟

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庸之邑魚復今巴東永安庸

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

品驛傳車也分為二隊隊部也兩子越自石溪子具

自何以伐庸子越闕叔也石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

從楚子盟蠻見楚遂滅庸

公孫申鄭大夫也晉人執鄭伯鄭人圍許公孫申謀

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

紆緩也勿亟遣使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仲孫蔑魯大夫孟獻子也襄公二年秋會晉荀偃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知武子曰善

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

崔杼有不服晉之齊滕薛小却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

齊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營將復於寡君而請于

齊以城事自晉君而請會之欲以觀其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

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

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營冬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武子言吾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

乃成如獻子之謀

慶虎陳大夫也楚子囊圍陳諸侯會陳侯于鄆以救

之晉會諸侯陳侯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

孫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地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為能二

慶使告陳侯于會鄆之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

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謂晉君陳侯逃歸

知武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中

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

敵楚人也敵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

於戰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惡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子展鄭大夫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

國幾亡也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

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

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

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

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

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向地在潁川長住縣東北右還次于瑣此行而西為右還榮陽宛陵縣西有瑣候亭圍

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

成荀偃晉大夫中行獻子也衛侯出奔衛人立公孫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

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六 十五

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定立

樂王鮪晉大夫桓子也晉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

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莊相諧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

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厲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

氏和親范宣中行偃子佐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盈也

知罃之子荀氏中行氏同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惟魏

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鮪侍坐于范宣子或

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官必無

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內其利多

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

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

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鮪使宣子墨綰冒經晉自散戰還遂嘗墨王

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拒之故為婦人服而進奉公以如固

宮固官官之有臺官備守者叔孫豹魯大夫穆叔也襄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

公親禭望侯有遣使賜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被殯

而禭則布幣也先使巫被殯之凶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

挑蒟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厨人濮宋厨邑大夫也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二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有奪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

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雉偃州員

冀芮晉大夫也晉獻公二十三年遂發買華等伐屈

賈華晉右行大夫

屈潰夷吾將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

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

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

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齒桑

翟地

晉兵解而

去晉既殺夫齊卓子秦穆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重

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繫退弔公子夷吾

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

芮曰公子勉之乎亡人無捐潔捐潔不行重賂配德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夷

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

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獲天

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

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

有亦爲君之東游津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
挾纓壞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
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曰
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敢爲後也起
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
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戴之置仁不亦宜乎君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德武有置仁仁置德
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穆公問冀芮
曰公子誰恃於晉國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
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
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
夷吾不佞其誰能恃君子曰善以徵勸

張孟談趙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
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
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
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紐又將請於他國他國不
與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蔭諫曰彼請地於

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其定居晉陽君口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籥箛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紆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

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
 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
 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
 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
 然矣夫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知則禍
 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
 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
 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
 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云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

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
 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諸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子色動而
 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
 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
 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
 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
 移其君之許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變而君得其所欲
 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則吾所得

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
 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
 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
 之君日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救水而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
 禽知伯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段規韓臣也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
 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
 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
 則韓必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重也果從
 成臯

伍員事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
 若為三師以肄焉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亟肄以罷之亟數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
 於是乎始病

文種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
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
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
嘗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
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
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終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
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
諸侯之心焉既罷獎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
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令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
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

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舉玉趾以
心孤勾踐而又赦宥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
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
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
親任重罪項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
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
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
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

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名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之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兼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許越成

范蠡越大夫也越國大饑

穀不熟

王恐召范蠡而謀之

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國之福而吳之禍也夫

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剽輕好須臾之

名不思後患

其王吳王夫差

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

食可得也

王越王勾踐也

食得其糴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

得其糴終必得吳國王何憂焉

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王將與之

伍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

人通仇讎敵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魯

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陂以有吳哉

踰渡

也越歷也陂險難也

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

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死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

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術也

此者吾先王之所

以霸且天饑代事也

先王闔閭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陂誰國無

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餓餓今

服而攻之非義兵餓而不食非仁者不仁不義雖得

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不出三年而吳亦餓使人請

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勿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

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死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之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張儀事秦惠王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

口徐廣曰一作尋城

阜鞏縣有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

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周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又以商於六百里地詐楚懷王後秦要楚

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斬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段干朋齊臣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無忌魏公子也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親與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

韓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其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鄙阨之塞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夏鄆縣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

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在修武鄆縣有茅亭邢丘

在平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汲縣屬河內有鄭

地成臯滎陽亦屬鄭得垣雍

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決熒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

氏於秦

召陵有安陵郡征卷有安陵亭也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華陽

毘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

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葦梁縣有注城

有河

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林鄉在宛縣

以至於

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

一作城中

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

一云毘山都

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

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于字史記齊闕止作

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

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十一作百

名都數百

一作十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

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

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微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
 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
 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免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朝歌有甯鄉使道安城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
 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
 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虞卿為趙上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長平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

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

為媾古后切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

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

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

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

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

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於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曰郝言不媾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地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若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逐於魯而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眷單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矣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齊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

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
與之謀秦虞卿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
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虞卿又謂趙王曰人之
情寧朝人寧朝於人乎趙王曰寧朝人耳何故寧朝
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
百里之地君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死則從事可移
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
魏主許諾使司空執范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主曰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也夫殺無罪痤
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
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大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
則王必爲天下笑也臣竊以爲與其死人市不若以
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

一作信安君

書曰夫趙

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
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
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
能用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
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

諾遽言之王而出之

孫臏齊臣也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

嬰將

嬰一作盼

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

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又云南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

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于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于齊齊國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樂毅為燕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

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囑進說之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惠施魏臣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

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矣田嬰不聽遂內魏

王而與之並朝齊使再至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彞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七

薦賢 賢德

薦賢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舉爾所知惟君子之不比各於其黨見士庶之相讓若乃春秋務戰之世敵國惡賢之際而有處大夫之列挾霸

王之術以尊其主者何嘗不勤接士類汲引材智推
穀靡遺於後進悵茅乃至于彙征大則讓卿宰之位
小則備家陪之列或以素敦友善風知隱滯或以方
在羈旅久為僕御並加推獎俾之效用至於舉讎取
盜會無嫌問自非深於知人忠於事上者其能若是
乎

鮑叔牙齊大夫也桓公使為宰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備

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饑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
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
管夷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家不失其

秉臣不如也秉前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故也忠信可結於

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執枹
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臣不如也夫管子民
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夫管夷吾
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對曰彼為
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桓公遂任
以政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
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
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

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

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

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輕有罪臣不

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

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

臣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三子者各然而以易夷

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以不能君若欲治國

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下為公臣曰其所與

遊遊者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人犯法管仲死桓公使

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

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繇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于大夫連升于公與為大

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佚之狐鄭大夫晉文公與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

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亦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師

乃還

曰季晉大夫使過冀見冀缺擣其妻餽之白季晉臣也冀晉邑

耕鋤也野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饋日儘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

如賓 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 常敬謹也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 缺父冀芮 對曰舜之罪也舜鯀其舉也與禹 禹

子管敬仲拒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第不恭不相及也 也 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非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

上善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百里奚秦大夫初仕虞虞亡走宛秦繆公以五羖羊

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

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

食餽人 餽一作姪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

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

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

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

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虞丘相為楚相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

於楚莊王以自代

趙文子 趙武也 為晉大夫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

晉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士大夫也管鑊也庫物所藏

晉平

公過九原而歎曰嗟呼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與誰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上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司馬侯為晉大夫悼公與之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

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昉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祁奚為晉大夫請老

老致仕也

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

讎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子

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

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

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諂媚也偏媚屬也

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蕩蕩平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

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能舉

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趙盾為晉大夫趙盾宣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韓以

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行獻子執而

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王朝升之而暮戮其

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

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

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

孰大焉勉之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

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罪也

公叔文子為衛大夫薦其家臣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孔子聞之曰可以為文

矣言行如是可益為文

晏嬰為齊相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敗

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可

穰苴者田完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

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嬰嘗出其

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嬰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魏冉為秦相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

公仲連為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連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曰公仲連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

吾君

著音盤營山有蕃吾縣

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

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蕃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施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
 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
 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趙勝封平原君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
 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
 實

田忌為齊大夫孫臏至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
 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大破梁軍

貂勃為齊大夫常惡安平君田單小人也安平君聞之

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貂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距不賤堯也狗固吠

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

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繇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

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得攫其腓而噬

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

九人之屬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

楚王使將軍將軍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

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李克為魏大夫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
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
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趙勝封平原君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
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
實

田忌為齊大夫孫臏至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
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大破梁軍

貂勃為齊大夫常惡安平君田單小人也安平君聞之

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貂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也賤堯也狗固吠

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

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繇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

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得攫其腓而噬

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

九人之屬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

楚王使將軍將軍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

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李克為魏大夫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

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文

侯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

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

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

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

果誰為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

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

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

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克曰且子之言

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

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

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

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游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

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鄭安平魏人范睢旣爲魏齊笞擊得出後魏齊悔復
召求之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
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
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力
不敢書見王稽日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
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
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謂誰王稽曰秦相
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
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
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
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
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不可以言傳
也臣故載來後秦王拜睢爲相

賢德

夫家陪攸設命日諸侯之臣德用南彰乃為巨室之
 慕本自列國政出多門武力相征謀臣並驚達從政
 之道處交兵之間而能滅私徇公克已致讓謙抑周
 慎教戒垂裕改過不吝容衆在寬正以御家忠以事
 上信義兼著貞白自守飭行以紮矩怨已以推義無
 遺時哲得是民好謹厚而知節廉約而結性至於進
 退語默咸適其宜昭厥聲猷為人景仰斯乃得士君
 子之道矣

史駢為晉上軍佐初賈季奔狄趙宣子使史駢送其

季

季妻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

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

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

則為

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言蒙宣已

介人之寵非勇也

介因也

損怨益仇非知也

于寵位 殺季家欲以除怨宣

子將復怨已是益仇 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

諸境

子良鄭公子也鄭靈公遇弒鄭人將立子良

穆公庶子辭

日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良名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

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子良讓已

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

卻克卻獻子也為晉大夫將中軍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

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韓氏獨受謗

士燮范文子也為晉大夫佐上軍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

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

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

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公子黑肱為鄭大夫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

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溥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四時祀以一年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

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

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月子張

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華元為宋大夫宋城華元為植廵坊植將主也城者謳曰

睥其目瞻其腹棄甲而復睥出瞻大腹棄謂亡師于思于思棄

甲復來于多鬚思之貌使其駮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舟子元凱 陪臣部 十二

多棄甲則那

那猶何也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子罕為宋司城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

亂在魯襄

公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為

尉氏所以馬四十乘

百六十四

與師茂師惠

樂師也茂公惠其名也

孫黑為質焉

公孫黑子哲也

司城子罕以堵汝父尉翩司齊

與之良司臣而逸之

賢而放之

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

子罕以司臣託季氏

鄭人醢之三人也

三人堵汝父尉翩司齊也

師慧過宋

朝將私焉

私小便

其相曰朝也

相師者

慧曰無人焉相曰

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千乘之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

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而輕國相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

改過

荆人士尹

尹一作君

池使於宋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

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於宮而不止士尹池問

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吾將徙之其父

曰吾特為鞞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鞞者不

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

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吾

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
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乃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司城
子罕之謂也

范武子為晉大夫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于宋
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

尚矣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盟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

子產為鄭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獵曰惟君

用鮮鮮野眾給而已眾臣祭以子張怒子張豐退而

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没人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叔孫豹為魯大夫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虢之會楚

告於晉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王鮒相趙文子欲

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叔孫弗與日諸侯之會衛社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然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謂言魯國何罪

思難不越官信也

謂言叔出季處

圖國忘死貞也

謂不以禍免

謀主三者義也

三者忠信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弁義而四

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

執事謂叔孫

畏威而敬命矣

謂不敢

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避汗

汗勞

出

不逃難

不苟免

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汗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又誰

從之

安靖則衆賢能附從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

者子會而赦有罪

不伐魯

又賞其賢

赦叔孫

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陳桓子爲齊大夫欒施高疆來奔於魯陳鮑分其室

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

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疆

不可疆取

思義爲愈義利

之本也蘊利生孽

蘊畜也孽妖害也

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莒齊邑

桓子召子山

子山子商

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尼所逐群公子

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

私具不告

而反棘焉

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

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

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齊南於陵縣西北

有于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襄八年而皆益其祿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已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穆

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左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叔孫婁魯大夫也為晉人所執叔孫所館者雖一日

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王吳王壽夢少子

司馬牛為宋大夫桓魋之弟也桓魋之寵害于公特寵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

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魋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

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阼氏

葬之丘與阼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北有與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沈諸梁字子高為楚葉公白公勝作亂殺令尹子西

司馬子期圍公陽穴宮負王

昭王子也以如昭夫人之

宮

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日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穀子

日日以幾

黃君來

若見君

面是得艾也

艾安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君以狗於國

旌表也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

言葉公待民心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欲與白公

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二子子西子期也栢舉之敗二子功多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縊死沈諸梁兼二事

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乃使寧為令

尹

子西之子子國

使寬為司馬

子期之子

而老於葉

趙文子為晉大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中身也退柔

日弓二寸以為

其言呐呐然不如諸其口

功內所

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管府之上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

之於君以為大

生不交利

廉也

死不屬其子焉

也

晏嬰為齊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其在朝君及之

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册府元龜

其言即即然不啻詰其口

其言即即然不啻詰其口

賦文子為晉大夫其中亟然吹不翹亦

味餘穢穢時中其也

其言即即然不啻詰其口

賦文子為晉大夫其中亟然吹不翹亦

味餘穢穢時中其也

白公益派於諸梁兼二事其同國寧氏與寧為令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八

為政 知禮

為政

自周室東遷諸侯為政咸保世以傳祚必得士而乃昌焉故其霸者之佐乘時間出為國以盡慮居位而不懈斟酌政典講求治道制禮俗之法定兵賦之度

修職秩之序搜遺滯之雋明刑賞之訓申儆備之畧
 謹賓聘之儀翦寇盜之兵恤鰥窮之戚振威讓之令
 繇是綱目咸舉而執物以甄國以富強民斯嘉靖觀
 其總庶績之要治千乘之邦裁成物宜導揚官業葵
 倫克叙而不紊成憲遵行而可久非夫包兼濟之術
 極惟幾之慮者疇克以奮庸而垂裕哉

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嚮羔豚
 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初魯

有沈猶氏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淫而有妻

慎憤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

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憤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既為司寇季孟墮廝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繇

積正之所致也

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

鐸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

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官敬叔孔子

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日它女而不在

死它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家宰之屬以待命

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

乘馬使四四相從為四馬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大災恐有

變難故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于水出用為濟蒙葺

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峻峻坎也先尊後卑以次故之

助所不及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于象魏之外魏魏門關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祝至日

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魏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貴辦不可得

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道還公官開除道周匝公

管使火無相通

趙盾晉大夫宣子也初晉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趙且君

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

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

也處父嘗為趙哀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

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看謚制其

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

要由用也質要契券也治舊滂治理滂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嘗職修廢

官出淹滯投賢能也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

行諸晉國以為嘗法

隨會晉大夫范武子也會聘于周王饗之饋蒸會私
 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
 子弗聞乎親戚宴饗則有饋蒸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會
 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位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成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魏絳晉大夫也初晉會諸侯伐鄭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成楚子伐鄭楚莊王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

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

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

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

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

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

三與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二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趙武晉大夫也代范甸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

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

尹今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初齊人成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鳥餘齊大

夫廩丘今東郡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遂襲魯

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故水介于其

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

范宣子卒宣子范甸諸侯弗能治也及武為政乃卒治之

武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如此類而貪之是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

叔向為晉太傅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

仕其車五乘叔向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

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一百頃也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

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

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樾以過

於朝韋藩專蔽前後木樾木擔惟其庸功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

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

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樂喜宋大夫也初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典政樂喜子罕

也為正卿知將有火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

災素戒為備火之政大屋難徹陳奮獨具纆缶奮箕龍揚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就屋塗之士輦纆汲益鬻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

所趣標表之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也五縣為隧納聚郊

救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

官向戍討左亦如之向戍左師使樂遙庀刑器亦如之樂

司寇也刑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

器刑書也武守皇鄭皇父克石之後校正主使西鉏吾庀府守

府六官之典令司空巷伯儆宮司空奄匡巷伯寺

師令四卿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四祝宗用馬于四

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月天祭于四城以攘火盤庚殷王

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子皮鄭大夫也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

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

也民亦望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三十六 六

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上者其

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

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國僑字子產爲鄭大夫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

鄙章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夫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

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路之從政一年輿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一日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擘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

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見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又日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

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于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

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弊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

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

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

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子產

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國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公十一年國

人謗之謗毀也日其父喪于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蠶尾謂子

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

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齊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遷移也鄭定公六年五月鄭火作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

者禁舊客勿出于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群

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也

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禘子周廟告

于先君禘廟主石函周廟廟王廟也有大災故合群主于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

各做其事做備火也商成公做司官商成公鄭大夫司出官巷伯寺人之官

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燬燬辰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

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土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

所徵役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為祭處于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

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鄰鄰城也城積上陰氣所聚故禘祭之

丹符正局陪臣部

形凡元鼎為政

以禳火之餘災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財征賦也三日哭國

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于諸侯七月子產為火故大

為社為治也被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

大蒐將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子太叔之廟在道南

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使除

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

鄉而女也毀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

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

而授兵似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

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

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也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符之澤萑符澤名於太

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汜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

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

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

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

政故詩人刺之欲

毋從詭隨

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

以謹無良

謹勃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式用也遏止也慘會也言

為寇虐會不畏明法者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子之以

和也

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練不剛

不柔

詩殷頌言易政得中

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優優和也

道聚

和之至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

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

重順權衡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

薦掩為楚司馬

薦子馮

子本使庀賦

庀治

數甲兵

閱數

薦掩書土田

書上地之所宜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村以共國用

鳩藪澤

鳩聚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

為冢墓

表淳鹵

淳鹵地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

租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也

町原防

廣平日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

得方正如井田

牧隰臯

隰臯瓜岸下隰為芻牧之地

井衍沃

衍沃平美

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

量入修賦

量九土之

井田

陪臣部

卷之三

十

所入而治 賦車籍馬 齒疏其毛色歲籍以備軍用 賦車兵 車兵徒

兵 步 甲楯之數 使器楯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

孫叔敖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

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

水 乘多水時 各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

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

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

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

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

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

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

馬後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好不可王

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

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

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

莊王十五年叔敖城沂 沂楚邑 使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

慮事先慮計功 以授司徒 司徒掌役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 分財用 財用築作

之 平版榦 榦棹也 稱舂築 稱量輕重舂盛土器 程土物 爲作程限 議遠

通 均勞 畧基趾 趾城是畧行也 具餼糧 餼乾食也 度有司 謀監 事

三旬而成 十日 不愆于素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言叔敖之能使民也

陪臣部 十一

吳起相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申不害爲韓昭侯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衛鞅爲秦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陪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貪者舉以爲牧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邑民怪之莫敢從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國之民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天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

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
 于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
 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闢宮
 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
 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對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音勇今權衡
 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
 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知禮

禮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於人之若麤葉在治之由
 粉澤降自中古下逮列國承商因之制增周監之文
 故有家陪之臣禮義是習辨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
 別會盟之等詳贈勞之規或辭享於王朝徹加於鄰
 國避湛露之賦歸宰旅之司致三肅以惟恭薦六儀
 而靡忒宜乎寵以文路賜之州田享昌阜之祥加好
 貨之數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

韓厥為晉大夫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鞅魯成公三年齊師

敗績韓厥從齊侯及之執繫馬前繫馬糾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為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意乃過入君地謙辭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適且懼奔辟而奈兩

君臣辱戎士

若奔避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齊侯以逢丑

父故獲免

丑父齊臣與公易位故韓厥獲丑父也

其後晉侯享齊侯

公二年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

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

兩君之在此堂也

卻至為晉大夫鄆陵之戰

魯成公十六年

卻至以韎韋之跗

注三逐王卒

三君云一染日韎鄭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昭謂茅蒐今絳草也

惡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緇跗注兵服也自腰以下注于跗也

見王必下奔

車奔

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工尹楚官襄各問遺也

日方

車之殷也

車戎事殷中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

而下無乃傷乎

屬適傷恐其傷

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

命

免脫也脫人為障耳

日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問蒙甲冑

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

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

禮軍事肅拜肅拜者下手至地也

君子日勇以知禮

禮軍禮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聘于周

魯襄公二十六年

王使請事

問何事來

聘對日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

起宣子名禮諸

侯大大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宰旅宰之土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日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哀諸侯莫能如禮惟韓起

不失舊

趙文子為晉大夫楚屈建卒魯哀公二十八年趙文子喪之

如同盟禮也宋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公孫段為鄭大夫鄭伯如晉魯昭公三年公孫段相甚敬

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日子豐

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

郡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伯石段字汰驕也一為禮於晉

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其是之謂乎

女叔齊為晉大夫魯昭公如晉五年自郊勞至於贈賄

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

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

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

謂叔齊於是知禮

趙孟為晉大夫越圍吳

魯哀公二十年

趙孟降於喪食

趙孟襄子

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

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

王有質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

曰請嘗之

嘗試之也

乃往先造乎越軍曰吳犯聞上國多

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

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

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

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日寡

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

珠

簞小筭也

使問趙孟

問遺也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

之不得矣

皇武子為鄭卿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

魯僖公二十四年

鄭

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

為客天子有事膳焉

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有喪拜焉

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子產為鄭大夫鄭簡公卒魯昭公十二年將為葬除道除葬及

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廟用毀具日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

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遷直也司墓之

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璠璠下弗毀則日中而

璠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

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民而民

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喪君子謂子產於是

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是歲晉侯享諸侯子產

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

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季孫宿為魯大夫如晉魯昭公六年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

見晉侯享之有加遵豆之數多于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

過三獻嘗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

為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對曰寡君猶未敢

未敢當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

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從哀公會吳子代齊魯哀公十一年將

戰吳子呼之孫叔孫武叔曰而事何也問其何職對曰從

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

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也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拜受之

縣子為魯大夫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

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嘗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

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

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勿哭

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

之有畏而哭之以權激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

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甯武子為衛大夫聘於魯魯文公四年公與之宴為賦湛

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

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伴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王政教也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

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命天子而行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

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貺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戾罪也

合左師為宋大夫楚子合諸侯于申

魯昭公四年

使問禮

於左師與鄭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

薦聞

言所聞謙言所未行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其禮六儀也宋魯公故獻公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稱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

管仲為齊大夫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

魯僖公十二年平和也

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

子之二守國高在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公二十二年高侯始見

經僖公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 日懿仲高侯之子日莊子不知當今誰世

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也

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日陪臣

王

日舅氏

伯舅之使故日舅氏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

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勲美德可謂士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

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君子日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日愷悌

君子神所勞矣

國莊子為齊大夫聘于魯

魯莊公三十三年

自郊勞至於贈

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迎來日郊勞送去日贈賄敏審當于事也

穆叔為魯大夫齊人城郊穆叔如周

魯襄公二十四年

聘且

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乘車之總名

商陽為楚工尹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

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

棄疾也

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

弓子射諸

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

射之斃死韞弓

不忍復射斃死人死

也韞韞也

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

掩其目不忍視

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矣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善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月三十九

忠義

夫珪璋之德投烈火而辨松柏之姿涉歲寒而顯忠臣之志因危難而覩義士之操遇鱣沛而彰當夫周道衰微諸侯立政既有內患且多外虞苟或失人何以為國乃有參家陪之列當韞阨之會秉大節仗明

誠不以利回不以威奪臨鈇鉞而靡懼隳肝膽而無悔或身徇於社稷或功濟於邦家雖成敗有殊而蹈死無異故可書之竹帛責其封樹聳觀於千載伸勸於多士焉

徒人費齊人也齊襄公以魯桓十八年殺公子彭生

魯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謀作亂冬齊侯游于姑

豨遂田于貝丘姑豨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從者見是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

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

屨于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

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闔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塔下石

紛如齊小臣亦闔死賊入殺孟陽於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

仇牧宋大夫也魯莊公十二年宋長萬搏閔公絕其

脰牧聞難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擬仇牧

而殺之齒著乎門闔

鬻拳楚大閹也魯莊公十九年春巴人伐楚楚子禦

之大敗于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

遂伐黃黃羸姓國今代陽縣敗黃師于蹇陵蹇陵黃地還及湫有疾

南郡都縣東夏六月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 百三十九 二

也而葬于經皇

經皇家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初鬻拳彊諫楚子

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

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闢謂之大伯

若今城門

拔尉官使其後掌之

使其子孫掌主此官

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言愛君明非法也楚文王

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季友魯公子也魯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

對曰慶父材

蓋欲造其同母兄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

命僖叔待于鍼巫氏

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醜之

各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

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達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

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鬪穀於菟為令尹申公鬪般殺子元

申楚縣也

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弘演

一作寅

衛懿公之臣也受命而使未及反魯閔公

二年翟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與師迎之其民皆曰君

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不若亦使鶴與

官人戰余安能戰

左傳曰欲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遂潰而皆去翟人至追及懿公于熒澤

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
 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刎
 出腹實納懿公之肝乃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
 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于楚
 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
 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者矣
 荀息晉大夫也魯僖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
 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不鄭晉大夫三
 公子申生重耳
 夷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幼賤與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
 使保護之荀息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齊君

之里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

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往死
 者居

生者偶兩也送死事生
 兩無猜疑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

曰三怨將作三公子
 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
 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

焉僻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
 勿患于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
 喪

寢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

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叔詹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

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未侯微蔽薄迫也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弗聽

請殺之弗聽公子反國是為文公文公誅觀狀以伐

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詹叔詹伯

也詹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

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

之詹曰臣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

淫觀狀棄禮違命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

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

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

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命

乃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侯孺曹伯之豎豎掌通內外者魯僖公二十八年晉執曹伯

晉侯有疾晉侯文公也侯孺貨筮史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

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

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

武之穆也且令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

復曹衛已禮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復故禮

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

公說復曹伯

甯俞衛大夫也初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

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

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

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則鍼

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

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餽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任橐衣之

橐餽糜也言其忠志所慮者深也魯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

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俞貨醫使薄其

酖衛侯不死俞視備侯衣食故得知之

弦高鄭商人也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使孟明西乞

白乙侵鄭及滑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日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

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

衛且使遽告于鄭

若敖克黃今尹子文之孫為楚箴尹魯宣公四年楚子文卒

子越蕭攻王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克黃使於齊還

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解揚晉大夫魯宣公十五年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成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言信無二命欲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隕廢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福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魯成公二年六月齊侯與晉師戰于鞍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位將及華泉駮絳於木而止駮馬維也韓厥執繫馬前韓厥晉中軍司馬繫馬絳也執之示修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僕之禮

陪臣部

册序元記 忠義 卷之七百三十九 七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

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秦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

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

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子叔聲伯魯大夫也成公十六年秋公會諸侯於沙

隨初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穆姜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

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孫鉏趨過二公子公

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墮

申宮傲備申勅官備設守而後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

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

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

鄭東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叔孫僑如

是遂作亂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

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其

也宣伯使告卻躒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也從晉矣也若欲得志於魯

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菽也菽孟夫子也而

事晉菽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侯執季文子於茗丘公還待於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

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犇曰苟去仲孫菽

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惡之情若去菽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

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

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也亡而為讎

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

齊魯之嘗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由也承寡

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

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犇謀國家不二謂

日不食以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其請

堅事晉

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韓厥晉大夫韓獻子也魯成公十七年晉厲公既殺

丹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二十九 九

三卻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匡麗氏乃召獻子獻
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
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
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
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
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
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

子駟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

於晉欲避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謂駟

戰晉人射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若背

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也免寡人惟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國子駟為

政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也諸大夫欲從

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未人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公子貞字子囊楚令尹也魯襄公十四年子囊還自

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

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增其名謂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一云荆人

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

人戰必敗若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
不復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
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

刑刑亦龜

忠義

卷之七百三十九

者無罪則後世之為主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赦臣
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笑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
將軍義乃為之桐棺
三十寸加斧鑕其上可

賈獲陳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陳侯扶其太

子偃師奔慕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

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慕亦免

祝佗父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五月崔杼弑莊公

佗父祭於高唐高堂有別別廟至復命不脫并而死於崔氏

爵并祭服

申蒯齊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崔杼之亂蒯退謂其宰曰

爾以孥免孥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反死君之義與之偕死一日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

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及門

門者止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

與門者以示崔杼崔杼陳入列令其入申蒯

拔劍呼天鬪殺七列未及崔子二列而死之

陳不占齊人也崔氏之亂不占聞君之難將赴之比

去食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之益乎不

占曰死君之義公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

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矣
申鮮虞齊莊公近臣也崔氏之亂鮮虞奔魯僕賃于
野以喪莊公

袁克陳侯嬖人之貴者魯昭公八年四月陳侯溺卒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也

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言十一月誤也克殺馬毀玉以

葬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寘馬既又請私私盡

君臣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也

風沙釐鼓子之臣也魯昭公十五年晉中行伯既克

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風沙

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士也名

曰君臣豈曰士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

曰鼓有君矣爾正事君吾定而歸蘇對曰臣委質于

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

貳心委質而策一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

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

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

言於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申亥楚芊尹無宇之子也魯昭公十三年楚靈王聞

群公子之死也浚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浚順漢水南至鄢申

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執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過諸棘闈以

歸棘里名闈門也

厨人僕宋人也魯昭公二十一年宋華氏之亂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華登敗宋師宋公欲

出出厨人僕曰吾小人可籍死可借使而不能送亡

君請待之謂君待復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徽識衆

從之公自楊門見之見國人皆楊徽惟下而巡之曰

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孤之罪也厨人僕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新里

所取

諸梁楚葉公也楚令尹子西將召白公葉公止之不

從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

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

子也以小怨棄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

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王孫繇子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楚昭王

濟江入于夢中入于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由子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由于徐蘇而從以背

故當時

子西楚令尹也吳伐楚楚昭王奔隨王之在隨也子

西為王車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則

王車服立國脾洩恐國人潰散故偽為問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繇于城

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

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

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

余亦弗能也

鄭公辛楚鬪辛也吳伐楚楚敗鄭公辛之弟懷將弑

昭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也昭

公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

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

畏疆禦惟仁者能之言不辟強陵弱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

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

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子期楚昭王兄公子結也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

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

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

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

乃辭吳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

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

不惟一人

一人楚王也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鳩安

集也

申包胥楚人也吳敗楚兵于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
 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
 封豕長蛇以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
 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
 西與君接竟若鄰于君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
 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依於庭牆立

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

無衣之詩兵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

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

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蒲子虎率車五百

乘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

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

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

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還賞終身不

見

焚冒勃蘇楚人也吳入郢焚冒勃蘇羸糧潛行十日

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不
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
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楚

茅夷鴻邾大夫也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
社邾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曰魯
弱晉而遠吳憑恃其衆憑依也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辟陋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郟衍郟衍即郟也秋而背之成求
其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

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也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明年

子間楚公子也魯哀公六年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
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前以敗于栢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間皆昭王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子間退吳師所在

日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許立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

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

公山不狃魯人奔吳魯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

問於叔孫輒

問可伐否輒亦故魯人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

情有大國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

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

違奔亡也

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所託

也則隱

會所因託則為之隱惡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乎

輒公族故謂之宗國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子張輒也

王問於子洩

子洩不狃

對曰魯雖無與立

緩時若無能自立

必有與斃

惡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

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與魯而四

夫魯齊晉之唇唇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

道險從武城

故繇險道欲使魯成備

孔子魯人也哀公十四年齊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嘗弒其君請討之

將告君故先齊齊必

沐浴公曰告夫三子

謂三卿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在故復往告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 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哀公十五年齊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

兄弟子 過衛仲由見之日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

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

知也 饗受也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

子故為魯言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吾弟 弟成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顛為介見公孫成 公孫成成宰公孫宿

也日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

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喪宗國謂以邑入齊

使魯有危亡之禍也 成子曰善哉吾不蚤聞命 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

慶忌吳公子也魯哀公二十年慶忌驟諫吳子曰不

改必亡弗聽 吳子弗聽 出居于艾 艾吳邑豫章有艾縣 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

人殺之

城北餘子繇基者魯人也佛胥以中牟縣叛設祿邑

炊鼎日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

繇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日繇基之義軒冕在前非

義不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胥止

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繇基為始

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其母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其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士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

父事君得無死於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子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

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莊善楚人也惠王有白公之難莊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謂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曰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屈盧楚人也楚白公勝將殺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復拔劍而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愷悌若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難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石他人齊人也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卽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必以父母之死不

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子淵捷齊人也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之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乎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也居於衛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漳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

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漳齒刺而殺之

王蠋齊畫邑人

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燕之初入齊聞蠋賢令軍

中日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

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

謝燕人日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

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

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回不如烹遂經其頸于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義

不北面於燕況在位之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

子立爲哀王

縮高秦安陵人其子爲管守魏攻管不下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使道使者至謂縮高曰將使高爲將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宗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

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殺父臣弑君有恒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樂毅為燕將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在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朕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噐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遂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申公子培荆大夫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今在南郡華容縣而奪之隨兕惡獸也子培中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殺隨兕者凶故劫奪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

陪臣部

必有故願王察之也

子培之賢百倍于人必有所為也故願王察之不出三

月子培疾而死

為代王殺隨

也一荆與晉師戰于兩裳大

勝晉

兩裳地名也荆克晉負故曰大勝

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培之弟

請賞于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

車下

于王車下奪王隨兇所以代王死臣之兄是有功也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

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王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

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

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王

犯奪隨兇是代君受死亡之疾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

臣之兄嘗讀古記曰殺

隨兇者不出三月

古記古書也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

是以臣之兄驚

懼而爭之

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兇而奪王也

故伏其罪而死

罪殃

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古記果有乃厚賞之

平府

府名也賞之地

黃歇楚人事頃襄王頃襄王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

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

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

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

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

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

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害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立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嘗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歸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

冊府元龜

與襄王卒太子宗立具為恭愍王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九

規諷

百王以下皆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瞽史百工亦得獻規而納誨矧內叅家陪之列居卿佐之任者乎春秋之世逮於戰國其間挺公正之操懷忠讜之節或引經據古援事取譬彌違箴闕以貢乎讜言

拂心逆耳以救乎失德非惟官守言責之使然也至
 或農夫漁者樂正膳宰亦能有犯無隱罄其誠心原
 乎進不圖寵動非微福以愛君利國為念雖蒙恥觸
 禍而靡憚自非蹇蹇匪躬之子坦坦履道之士亦惡
 能及是者哉故獻可替否所以濟其美改過從善所
 以成其德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蓋神明之介福
 焉

石碣為衛大夫衛莊公夫人無子公子州吁嬖子之

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

也階之為禍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而為禍夫寵而不驕

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此言少也降其身則必

憾憾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問親新聞舊

小加大小國而加兵于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

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去之義

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

乃不可乎

臧僖伯魯大夫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

君不舉焉

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

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

蒐索擇取不厚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

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各隨時事之間

三年而治兵入

而振旅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日治兵始治其事入日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

也旅眾也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昭文章

車服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登于俎

俎祭宗廟之器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

謂以飾法

度之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事器用

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言

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也

公曰吾將畧地焉

孫

以畧地畧總攝巡行之名傳日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張也

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

公子佗陳桓公第五父也鄭伯請成于陳

成尤平也

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

曰宋衛實難

畏難也

鄭何能為遂不許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也魯桓公取郕大鼎於宋

納于太廟

宋華督弑殤公以郕大鼎賂魯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大路的越席

大路的越席結草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黍稷

不精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衮冕黻珽

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

玼玉笏也若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

若今行滕者舄復履

衡紘

紘紘

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也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鞞

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玉五采公侯伯三來子男二采鞞佩刀鞘上飾鞞下飾

鞞厲旂纓

鞞細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膚前如索帶者也

昭其

數也

尊卑各有數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若斧形黑與青謂之

黻兩已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

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

錫鸞和鈴

昭其聲也

錫在馬額

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旒動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

象天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以紀

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炤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減德立違

謂立華督而置其賂噐於太

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維邑而後去之又邑

遷九鼎焉時但營維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維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鄆鄆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噐於

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隨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

遠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闞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

闞伯

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小國

張自侈大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

羸弱也

熊率且比日季梁在何益

熊率且比楚大夫

闞

伯比日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

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

王毀軍而納少師

從伯比之言

少師歸請追

楚師隨侯將許之

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慙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

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

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

逞快也

祝史矯

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記稱功德以欺鬼神

公曰吾牲牲肥膾

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牲純色完全也膾亦肥也黍稷日盛對

日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謂民力之普

存也

博廣也碩大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

也謂其備膾咸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膾其實皆當兼此四謂謂民力適完則六畜

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
奉盛以告日潔染豐盛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三時春奉酒醴以告日嘉

粟旨酒嘉善也粟謹敬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潔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曹劌為魯大夫魯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

公在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

諸侯使五年四王壹相朝也王謂土事天子也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

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講習班次

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

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君為是舉而往觀之舉舉動也非故業也

業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周語日土方脉發社者助時祈

福為收攬而烝納要也攬拾也冬祭日烝因祭祀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

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

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君命諸侯

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先公先君卿大夫佐之受

事焉

事職

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

謂觀

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遂如齊

一云莊公

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

之序征伐以討其不庭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故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御孫慶為魯掌匠大夫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

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匠師

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

謂若湯武

遺後

人之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

先君桓公

令德替矣

替滅

公曰

吾屬欲美之

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之意

對曰無益於君而替

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

已公弗聽

一云莊公舟桓宮之

楹又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

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獸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

以章物也

章所執之物以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

也

榛小栗也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夏父展魯宗人也

宗人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

哀姜至公使大夫

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覲見也見夫人也用幣與大夫同贄

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故

言君所作則為故事

展對曰君作而順則

故之

順順于禮則書為故事

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

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夫婦贊不

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男則

玉帛禽獸以章物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今婦執幣是男女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管仲為齊大夫齊桓公會魯莊公于柯魯莊公曹沫

劫盟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地既而桓公怒欲倍

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

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

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桓公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德

禮不易無大不懷齊侯修於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

齊受其方所當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君若去

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

內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

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守君命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

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

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

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

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

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

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

大國以弱其國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

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

伯使請盟於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魯僖公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禪音上載反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者七十二家父音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

氏封泰山禪云云無懷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

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處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鉅平有亭亭山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

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杜首在鉅平南十三里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伯夷國也在遼西今支令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

音郎定反支音神祇之祇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其車

山世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召陵地在汝

陪臣部

南召讀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陰縣東北禹貢所云導雒

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若熊耳因以為名也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

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二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

伐楚次于涇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

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一匡

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

諸侯云無鄆谷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正也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

盛鄆音臙鄆上北里皆地名也盛謂以實籩簋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

茅草有三脊也謂靈茅也籍以籍地籍音才夜反

東海致比目之魚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言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音土盍反

西海有比翼之鳥

山

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各曰鸞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

謂之鸞鷁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

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

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

群翔

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

而欲封禪

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

賜桓公文武胙且曰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

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

客又桓公問管仲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

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

安始而可對曰始于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公

日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速長德

謂恩施廣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

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歛輕

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

司寬而不陵不虐憚獨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苑濁謂穢塞不潔清

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知此者此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

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于世也此為天下

也又桓公之時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紐

胃稱疾紐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

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

令人懸鐘磬之裝裝可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

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

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

有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

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簾之

間管子從之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而立管仲北向

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仲對曰此

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

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在鐘磬之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一 十一

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

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所

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懸伐謂折斷併歌

舞之樂也併除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已伐

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

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

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强者勿與分於强若救

三國是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君處也於

是桓公曰諾因令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

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

丘封衛又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

仰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以百姓為

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强非之即危倍之即亡又

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日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

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

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者舌出舌出者

棄其身與其身不寧寧棄酒乎桓公曰善又桓公出

游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

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何為為墟

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

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
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
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
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

公子完陳公子也為齊工正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

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樂

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鮑叔為齊大夫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
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

忘其出亡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

使甯武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桓公辟席而拜曰

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國之社稷必不

廢此言嘗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輪扁齊人也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

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

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

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勃然

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太

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太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

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

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

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已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

粕在耳

士為為晉大夫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

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

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

哀喪而後可也上之使臣以義議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屈也虢弗蓄也亟

戰將饑言號不蓄義讓而力戰

里克為晉大夫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赤狄別種也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

臯落其氏族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故曰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者將軍所制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

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帥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

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孔叔為鄭大夫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曰不可齊

方勤我孔叔鄭大夫棄德不祥祥善也齊桓公與諸侯

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也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

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親黨也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其後諸侯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

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

說於齊

官之奇為虞大夫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復假道于虞

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

陽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夾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

吳仲雍之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號仲號

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太伯與虞仲于周為昭號仲號

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

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是滅

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

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

殺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牲玉

無德則不見享有德則見享言物一而用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

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各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是

年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慶鄭為晉大夫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

寄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須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慶鄭曰棄信背

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

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

退曰君其悔是哉秦伯伐晉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

名小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

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

志今乘其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

僨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内實乾燥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君必悔之弗聽

臧文仲為魯大夫魯僖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

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

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嘗戒懼也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先王

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

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

祈祀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

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稻

也勸分有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無相齊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子目夷宋司馬子魚也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

法也刑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太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公孫固宋莊公之孫也為大司馬楚人伐宋宋公將

戰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

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弗聽戰于泓宋師敗績

如赦楚勿與戰也如赦楚勿與戰也衛莊子名俞衛大夫也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

晉文公重耳衛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

之結也善德之建也此三者公之所慎也晉公子善

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君其圖之康叔

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苟姬未絕

周室而卑守天聚者必武族武族惟晉實昌晉裔公

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

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

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叔詹魯一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

焉叔詹諫曰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犬戎狐姬之離外之

子故曰姬出子故曰姬出

患出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云狐偃趙衰賈佗二人皆卿才晉國同儕儕等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

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稂也無成謂

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蕃滋庶豐也稷不為稷不能

蕃殖殖長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所生謂生黍得黍種稷得稷若不禮重耳則當

除之不耳則當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得基公弗聽

胥臣晉大夫晉文公問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

教誨之其能善乎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謹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

也蘧蔭不可使俯蘧蔭直者為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屈者焦僂

不可使舉焦僂長三尺不能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亢援矇

矇不可使視矇無眸子而無見日聾瘖不可使言聾瘖不可使言道忠

信之言為聾瘖不能言者聾瘖不可使聽耳不別五音之和僂昏

不可使謀僂無知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

贊導也若有違質違邪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使臣

臣聞昔者太姒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動也少洩于豕

牢少不洩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

體不變體不變在傅不懃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敬友二

號善兄弟曰友二號而慈惠二蔡惠愛也二蔡文王子也管叔初亦為

蔡刑于太姒刑于太姒刑法也太姒比于兄弟比親也兄弟詩

刑于太姒文王妃也比于兄弟同宗之弟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寡妻寡德之妻謂太妊也御治

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

虞詢謀也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虢咨謀也度于閔天而謀

于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括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諏訪皆謀

也蔡公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賢大夫也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

畢畢公榮榮公也億寧百神億安也而和柔萬民柔安也故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于臣順而行之故

鬼神無恚恚怒也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

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亦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

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于道也公曰柰夫入疾何蘧蘧

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鑄直主擊者

鑄主鐘者蘧蔭蒙瑯蒙戴也瑯玉磬不能俯故使擊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

也緣之以為戲也矇瞍循聲目無見于音聲則聞使循之聾瞶司火耳無聞于

視則審故使主火僮昏聾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裁用

以實裔土荒裔夫教者國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也

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已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

也

郭偃晉大夫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

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

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矣

斂者

史失其名

晉人也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

知所出其中有斂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斂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文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斂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于小澤則必有繳矰之憂蚘蠃保深淵厭而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斂者名斂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斂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斂所